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4

瑞 根 / 著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4

瑞 根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高参 .4 / 瑞根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 , 2014. 9

ISBN 978-7-5568-0065-0

I . ①首… II . ①瑞…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6375 号

首席高参 .4

瑞 根 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李一意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30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0065-0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字—04—2014—62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

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赵国栋班门弄斧，其实领导心里雪亮的 / 1

“市委那帮人都是修炼成精的角色了，还能不知道你们花林那点儿底细？别以为你们一个个铁口钢牙，自以为攻守同盟订得天衣无缝，在上级机关面前一样是漏洞百出。人性难测，当他们认为抵抗无效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刘兆国一席话说得赵国栋冷汗涔涔、心底泛凉。

第二章

办公会语出惊人，赵国栋不须扬鞭自奋起 / 26

赵国栋语出惊人。他说，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掉队，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那些掉队者将会被前进的大潮挤到一边，甚至被淘汰。这一番话说得几个副县长个个胆战心惊。赵国栋没有说出的意思极其明显，换种文雅的说法就是，谁跟不上趟儿那就挪挪位置，靠边站！

第三章

大领导来考察，一定要抓住机会灿烂一把 / 42

这次来考察的领导可是大有来头，而且据说是位无比精明的人物。与其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地做个应声虫，还不如大胆直言，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思想的上级领导都希望能够听到下级干部有真知灼见。俗话说，给点阳光就得灿烂，给点雨露就得滋润！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千万不可坐失良机。

第四章

敲响警钟，要做事必须要建设自己的队伍 / 62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先前罗大海和万朝阳信誓旦旦，可结果呢？这次桂溪大桥建设受阻事件，向赵国栋敲响了警钟，令他逐渐明白过来，没有人会一直无条件地支持自己，要做事情必须要建设自己的队伍。

第五章

大桥选线明争暗斗，坚持原则单枪匹马 / 83

要想富先修路，现在人人都明白，一座大桥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意味着什么。令赵国栋始料未及的是：花林县围绕桂溪大桥的选线，各路神仙大显身手，四面八方明争暗斗。大桥尚未修建，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经斗得沸反盈天鸡飞狗跳了，真要是到了摊牌那一天，还不得石破天惊天翻地覆啊！

第六章

明枪好躲暗箭难防，省长视察花林遭遇拦路上访 / 98

看着一帮子老老少少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向省长嚷叫呼喊，赵国栋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他恨恨地想，明枪好躲暗箭难防，这明摆着是有人在暗地里操纵，要给他一个狠狠的打击。看来，这一回算是被这群小人给算计了。当他想起祁予鸿和麦家辉掠过自己那道恶狠狠的目光时，不由得在心里哀叹，这番怕是插翅难飞，在劫难逃了。

第七章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 121

命运似乎总在故意与他开玩笑：赵国栋有心仕途，却走得一路坎坷；而无心商场，却总是阳光灿烂。他只是略加指点，就让沧浪之水产值连年翻番，利润超亿元，前景一片灿烂；而他全心全意投入仕途，却不料跌跌爬爬，举步维艰，实在令人沮丧。现在，他被弄到党校培训班去学习，也不知道是滑铁卢还是遵义会议。

第八章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赵国栋到底是经商还是当官 / 141

赵国栋沉默了，乔辉说得没错，现在就是一个经济社会，实现自我的一个标准就是经济发展。就算在花林，自己也是一门心思要把经济搞上来。商路和仕途有时候很难融合在一起，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看来自己还真得做一个选择和取舍了。然而真要让他舍弃仕途，他的心中不免怅然，难道自己原来的坚持和追求都是错的？

第九章

引火烧身到最后不得不丢卒保车，汪副县长做了替罪羊 / 164

“赵国栋是啥角色？就凭你们也想同他斗？真是自不量力！汪明熹想要以卵击石，咱们可不能引火烧身。”沉吟良久邹治长才狠狠地道，“我们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就不怕。他想下地狱，咱们就送他一程。”

第十章

宁陵领导挖企业顺手牵羊，好赖不给赵国栋铁面无私 / 184

宁陵市开发区来挖墙脚，市里领导也偏心，想让这家企业改变主意扎根宁陵开发区。我辛辛苦苦拉来的企业，却让人顺手牵羊，就像打麻将我要糊牌了，却半道被人截糊，这不是抽我脸么？我姓赵的若是这场子都塌了，还咋向花林的父老乡亲交待，今后还咋在宁陵这边混啊？

第十一章

朋友圈就是事业圈，赵国栋的成功在于他找到了这个圈子 / 205

赵国栋就像一瓶润滑油倾入这个圈子中，让本来已经有些僵硬的氛围变得温润柔和起来。同时，赵国栋这个家伙总能给这个圈子里的每个人带来一些新鲜而富有启迪性的东西，无论是蔡正阳还是柳道源，抑或是熊正林和刘兆国，这种启迪性的东西对于他们这些饱经沧桑的仕途老马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第十二章

锋芒再露，赵国栋青瓦湖畔纵论天下大势 / 224

柳道源甚至有些羡慕蔡正阳抢先下了手得了这个人才。赵国栋就是一颗耀眼的明日之星，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但竟然这般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只要以后运作得好，老天护佑，数年后上到自己这样的位置，甚至更上层楼，也不是不可能。

第十三章

一鸣惊人，赵国栋放言三年重建花林县城 / 249

赵国栋的回归让花林县几家欢喜几家忧，罗大海是真心欢迎这个越挫越勇的年轻人，特别是看到花林县的规划图和效果图之后，他更是兴高采烈。若花林县真能如赵国栋所描绘的，三年建成一个这么漂亮的现代化城市，自己少活几年都值啊！

第十四章

杀一儆百，赵国栋打响吏治整顿第一枪 / 267

赵国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手也越伸越长，招数更是越来越多。这次整顿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率的活动分明是有备而来，就是要整人，看来在这场活动中一定会有人被他用来祭旗，扫地出门。

第十五章

两条腿一张牌，助花林走上经济腾飞之路 / 290

赵国栋替花林设计了两条腿一张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花林县迎来了它第一个井喷式的发展期。然而当所有人都认为赵国栋已经大获全胜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大获全胜，每前进一步往往就不得不后退半步，但只要是在前进，就值得。

第十六章

别人生病自己吃药，赵国栋无可奈何搞演出 / 308

罗大海和赵国栋垂头丧气地从市委书记办公室里走出来，两人不由相对苦笑，不能不承认市委领导就是有做思想工作的本事，一番谈话下来，两人只有拱手认输

的份：坚决为梅英华搞的乱子擦屁股，无条件服从市委决定，把搞好一场高水平的文艺演出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第十七章

潮头上的掌舵者，为沧浪集团和天孚集团指明发展方向 / 328

财富大潮汹涌而来，澎湃而过，赵国栋似乎听到了它们隆隆的声音。他指挥着沧浪集团进军金融业，谋划着让天孚集团做大房地产业，他相信在自己的掌舵下，沧浪集团和天孚集团已经驶上了辉煌的道路。

第十八章

兵不厌诈，设个圈套给宏林公司钻 / 351

对于一个小县城来说，电影院、新华书店、银行以及邮电大楼历来都是商业核心区的象征，而这一切都牢牢地控制在县委县政府手中。直到赵国栋把商业核心区东移的风放出去，宏林公司这才大梦初醒：钻进了赵国栋设计的圈套之中。

第一章 赵国栋班门弄斧，其实领导心里雪亮的

“市委那帮人都是修炼成精的角色了，还能不知道你们花林那点儿底细？别以为你们一个个铁口钢牙，自以为攻守同盟订得天衣无缝，在上级机关面前一样是漏洞百出。人性难测，当他们认为抵抗无效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刘兆国一席话说得赵国栋冷汗涔涔、心底泛凉。

一九九六年的春节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来，大年三十的事情让整个花林县政府都不大自在，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县委县政府干部、职工们的好心情，按照市政府的全额指标拿到了奖金的人们心里那股子暖和劲儿哪怕是天上下冰刀都掩盖不住。

三十晚上，赵国栋照例得和罗大海一起去供电局值班室、看守所、城关派出所、县医院这些需要坚持值班的单位看看。谁都可以回家抱着老婆孩子坐在床上看春晚，但是这些值班人员不行，县领导就只好跟着体会一下三十晚上查岗的味道了。

大年初一上午也差不多，先去两个乡镇看看，再到县城街上的百货公司、汽车站、麒麟观工地等地方转转，一上午也就这么过去了。

初一下午赵国栋终于可以离开，开始正式休假了。除了赵国栋、鲁达以及曹渊外，其他县领导都是本地人，或者说家已经安在了花林县里，这春节几天的值班工作自然只有多辛苦一下本地领导了。

赵国栋赶到安都时已经过了下午五点。他没有停留，径直回了江庙老

家，今年他没能回家团年，就只好初一赶回家乐呵乐呵了。

汽车开进纺织厂就能够感受到一种衰败的气息，虽然厂里的生活区依然显得十分热闹，但是从人们脸上就看得出来，一九九五年对于纺织厂的人们是艰难的一年。

赵国栋也在心中叹息，纺织厂的衰败在意料之中，赵国栋曾经或明或暗地提醒过蔡正阳和卿光荣，但是他们虽然预料到了这个趋势，却没有想到来得这样快。

卿光荣够狡猾，年初就借厂里边有人反对为由乘势下台，调到市里纺织工业局做了一个闲职。而新上任的厂长是管生产的，面对市场大气候，根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应对，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银行身上，但是银行早已经对这种以破产相威胁的手段受够了，很坚决地拒绝了继续贷款，于是乎纺织厂走入了绝境。

赵国栋的沙漠王子悄然停在赵德山那辆牛逼哄哄的安 E - 10888 丰田沙漠王子后面，停在赵德山那辆车前面的还有赵长川的奥迪和刘成的切诺基。

赵国栋见到父母时，心中的担忧才放了下来，两人气色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也许是赵国栋的提前预警让二老有了思想准备，毕竟这年头谁又能顾得了别人。能够把自己一家子看顾好已经很不容易了。

房子还是老房子，甚至连家具也没咋变化，除了电视机换了一台 34 英寸的长虹外，也就是在家里安了一部座机电话。

无论是赵孚望还是许秀芹都不喜欢招摇，儿子们有钱是儿子们的事情，他们长大了能自己挣钱那是他们的本事，老两口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过，能天天见到厂里的老伙计老姐妹们，赵孚望和许秀芹就觉得很好。

对于赵德山提出要在安都市区买一套带花园的别墅给老两口养老，老两口根本不领情，好在赵孚望的火气已经在这一两年消减了大半，才没给赵德山劈头盖脸一顿骂，不过仍然没有半点儿好颜色给赵德山。

刘成和赵灵珊虽然拿了结婚证，但是一九九五年实在太忙了，当刘成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奔波寻找考察新的水源地时，赵灵珊不得不承担起沧浪县灌装基地的临时负责人角色。既然入了门那就得学会适应，虽然赵

灵珊在纺织厂只是一个化验员，但是到了沧浪之水这边，一样也得边干边学，需要的时候就只能赶鸭子上架。更不用提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或旅游度假的事情了。

家族企业有家族企业的好处和优势，至少在创业初期不需要担心忠诚度，尤其是有自己这个强大的核心，赵国栋相信短时间内沧浪之水还不至于发生为了争权夺利而导致兄弟反目的事情。

一大桌子饭菜摆放在一家人面前，其乐融融的气氛让赵国栋胃口大开。

这段时间在花林宴请不断，让赵国栋吃得反胃。要么是宴请市里领导，要么就是县里各局行请对口单位。虽然赵国栋尽可能地安排分管县领导参加，但是一些重要局行，比如财政局、公安局、交通局、计经委、人事局这些单位他不能不去。

尤其是像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这些部门，那更是连罗大海也不能缺席。那些都是市里边的常委挂号，你若是不去，保不准就留下一个轻狂傲物的印象，赵国栋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失分。

还是家里的饭菜最合胃口，腊肉香肠自然不必说，花生米炖鸡，再往里面丢上几颗沙参大枣，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鸡油，那味道真是香鲜无比。

先前家里边就已经吃了团年饭，除了赵国栋没能赶回来，其他人都到齐了。今儿个赵国栋回来，明天刘成就得带着赵灵珊回平川，也就是等着赵国栋回来见见面聊一聊。这一年下来他们也见了那么几次，但是更多时候都是在电话里交流，还真没有多少时间安安静静坐下来聊聊。

赵国栋拍拍肚皮，顺便松了一下皮带。这年头连在家里安安心心吃顿饭都变成奢侈的事儿了，自己真有这么忙么？忙得连回家吃顿饭，给家人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看着母亲慈爱的目光和父亲深沉而又饱含关心的眼神，赵国栋心中就禁不住一热。亲情，往往是到了即将失去或者已经失去之后你才会感受到它的珍贵，赵国栋脑海中突然跳出这样一句已经记不清是谁说过的话。

“爸，妈，我吃饱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舒服地吃顿饭了，别看在外

边天天吃大鱼大肉，那简直就是受罪，也许你们不信，但是对于我来说的确如此。唉，生来就这命，权把享受当痛苦啊。”

“哥，你说得没错，我也不喜欢在饭店、酒店里吃饭，尽量能不去就不去，实在推不掉的才去。”赵长川显然能够理解兄长的感觉，“今年春节，我除了和公司中层干部、管理人员吃了一顿团圆饭之外，也就只陪柳书记和孙市长吃了两顿饭，其他都是二哥和刘成替我去的。”

此时的赵长川隐隐有了几分公司老总的风范，即便是在赵德山和刘成面前也是张弛有度沉稳自若。而看赵德山、刘成以及赵灵珊的表情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赵国栋心中也是暗赞，两年打磨锻炼之下，赵长川俨然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了。

“长川，这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可能是好事，但是对我们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劣势。”赵国栋淡淡一笑，“该去的还得去。”赵长川颌首不语。

“大姐，你帮爸妈收拾一下，我们去那边坐一坐。”赵国栋挥挥手，赵德山、赵长川和刘成都站起身来，赵云海迟疑了一下。

“云海，你也过来，也该听听咱们家里的事情了，学以致用，你在学校里读书也好更有针对性一些。”

赵孚望和许秀芹也知道家里这几个子女只怕又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商量。

眼见得家里几个儿女都纷纷离厂而去，虽然不太清楚他们干的事情究竟有多大，但是看看五个儿女除了赵云海还在大学读书之外，其他几个儿女个个都是驾车而回，这是啥阵仗！

厂里边原来也只有卿光荣一个人算是有专车，其他副厂长都只能匀着用，而自己几个儿女出去没几年，各个都是一副衣锦还乡的模样，国栋甚至还当了县长，这对于二老来说就像是做梦一般。

赵国栋回到隔壁屋里，有些感触地抚摸着熟悉的架子床，这间房仍然十分干净，许伟不时来住一晚，母亲依然将房间按照原来的格局摆好。

“长川，你多久没回来住了？”赵国栋突然问道。

“三个多月了。”赵长川想了一想，“二哥上个月回来过，大姐他们上个月也回来了一趟。”赵长川见兄长表情似乎有些伤感，赶紧道。

“唔，我都快半年没有回来了。”赵国栋甩甩头，“坐吧。”

“哥，爸妈也不愿意搬离这儿，咱们也没办法。如果他们住在安都，那就方便得多了。”赵德山大大咧咧地道，“要不你和爸妈说说，他们都听你的。”

“哼，我能去做那种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么？”赵国栋轻哼一声，“他们愿意在这儿住就让他们住好了，爸妈身体都还行，许伟那小子不是还在这边么？有他照看，估计这两年没啥，再等几年看看吧。”

“阿成，你把事情和大哥说说吧。”赵灵珊和刘成已经结婚，但是已经习惯直呼其名的赵家两兄弟实在觉得叫成哥或者姐夫有些别扭，直呼其名又有些不太尊重，所以赵德山就用了广东那边的称呼，一个“阿”字添上，既亲切又上口，刘成也很喜欢这个称呼。

“噢？”赵国栋有些惊讶，刘成有事儿？是什么事儿？“还有啥需要瞒着我么？”

“不是，国栋，这事儿我和长川、德山都说过，他们觉得可行，但是还有些拿不准主意，需要你来决定。”

刘成有些紧张，这是他第一次就重大事情拿出自己的设想和意见，原本他希望赵长川能帮他向赵国栋说说，但是赵长川拒绝了，他觉得应该由刘成自己向大哥反映，直接和大哥交流。

“国栋，今年夏天我在考察东北水源区的时候，发现安图、抚松、靖宇以及辉南等多个县矿泉水资源极其丰富，而且其水质丝毫不比沧浪这边差，产量又极大，极其适合建立水源基地，我们预定的基地设在安图，开年就要开工建设。”

赵国栋皱起眉头，这事儿他早就知道了，赵长川也和他细谈过一番，觉得抢先占领长白山这个天然优质矿泉水区域很有必要，也是日后沧浪之水主攻东北、华北地区的主要基地，这事儿似乎用不着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来和自己商量吧？赵国栋心里犯起了嘀咕。

“我在长白山保护区考察时，发现这个地区有一样特产，虽然当地也有一些企业在做，但是规模小，分布零散，而且没有品牌支撑，相当可惜。如果我们沧浪介入这个行业，以我们现有的实力和营销资源，完全可

以将这个产业打造出来，成为我们沧浪之水利润增长的另外一个亮点。”

“椴树蜜？你想做蜂产品？”赵国栋脑中灵光一闪，脱口而出。

“对，国栋你也听说过长白山的椴树蜜吧？实际上，长白山椴树蜜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凡是那个地区出产的蜂蜜都被冠之为椴树蜜，而且品牌混乱，鱼龙混杂，根本没有形成产业规模。”刘成对赵国栋料事如神早已见惯不惊，平静地点点头，“我觉得这是我们沧浪之水的机会。”

赵国栋沉吟不语，这究竟算不算是多元化？如果是，企业多元化来得如此之早究竟是祸是福？

赵国栋第一次有些拿不准了。蜂产品属于保健品系列，但是又和现在市面上炒得风生水起的保健品不一样，蜂产品属于纯天然的保健食品，对于人体极为有益且无任何副作用，其效用长久不衰，而且蜂产品行业和矿泉水行业一样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如果能够抢占先机拔得头筹，无疑也会成为一个盈利的增长点。

但问题是，沧浪之水现在发展势头正猛，无论是东北还是华东的新基地都需要关注，这两个基地一旦建成投产，将会使沧浪之水如暴风之势席卷东北、华北乃至华东，和沧浪基地覆盖东南、西南形成交相辉映之势，使得沧浪之水的盈利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迎来一个大幅度攀升。这个时候刘成却突然想去转战蜂产品行业，这不得不让赵国栋有些怀疑对方的真实想法。

“阿成，你告诉我你是在公司里做得不顺心还是真心想要在蜂产品这个行业打出一条路来？”赵国栋缓缓道，“你知道的，今年矿泉水这边可能会迎来更大一波爆发，人手会很紧，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独当一面。”

“国栋，我干得很顺心，真的，不信你可以问问长川和德山，但是一来我觉得蜂产品的确大有可为，二来我也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在另一条道上打出一番天地来，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之前我也和德山提起过，也专门和长川深谈过，他支持我的决定，但是要你最后拍板。”刘成显得很坦然。

赵国栋的目光掠过赵德山和赵长川的面颊，赵德山面无表情，赵长川点点头。

“那么你希望我支持你创业？”

赵国栋心中有些黯然，虽然刘成在公司做副总经理，但是这个企业毕竟是赵长川和赵德山在赵国栋的扶持下打造起来的，赵长川和赵德山有着天然的心理优势，而刘成心中始终有阴影，所以才会有单独创业独当一面的想法。

“嗯，国栋，我希望你能像当初支持德山和长川那样让我也去闯一闯试一试，不管成功与否，至少我尝试过。一辈子至少要敢于搏一把，你不是经常这样说么？”刘成明亮的目光和赵国栋深邃的眼神撞在一起。

赵国栋点点头，刘成算是个汉子，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想单独创业并不是什么坏事，有些人适合当员工，有些人却天生适合当掌舵者，或许刘成就属于后者。

这样也好，省得沧浪之水有多元化的嫌疑，让赵长川能够一心一意在水产业上打拼。而刘成则去转战蜂产品行业，看看二人能在各自的路上走多远。

“好，阿成，就这么说定了，资金我来出，你自己计划一下需要多少资金，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占股。你和大姐的股份继续保留在沧浪之水公司，这样也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毕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日后可能还会添丁带口。”赵国栋点点头，“你知道我的脾性，我不会干涉你的具体经营，最多和你讨论交流一些方向上的想法。”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国栋你在战略上的眼光无人能及，我真心希望你能多帮我在这方面出一些点子。”此时的刘成竟然隐隐有了一点创业者的气势。

刘成提出要另立门户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留在沧浪之水始终是赵长川的附庸。

赵德山还好说一些，毕竟不是独当一面的材料，他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公关上，总能和地方政府官员们很快打成一片，也能和渠道商们称兄道弟迅速抱成一团。赵长川眼光不俗，用赵德山出去打市场的的确选对了人，尤其是在快消品这一块，渠道商的作用相当大，能够把渠道商牢牢捆在沧浪之水的战车上就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了。

赵长川已经成为了沧浪之水当之无愧的掌舵人，无论是在公司的前景规划还是经营运作上都已经渐入佳境，而赵长川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不忘学习更让刘成敬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不想在沧浪之水一直待下去，他想尝试一下独自创业的滋味。

不过刘成另立门户并不是要和沧浪之水一刀两断，他更希望成为沧浪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公司，而在这一一个问题上他也提前和赵长川沟通过，赵长川也赞同他这种设想，当然这需要获得赵国栋的支持。

刘成清楚，虽然赵长川在沧浪之水已经是实质掌权者了，但是沧浪之水真正的灵魂和核心仍然是赵国栋，赵国栋在战略上的指点直接促使沧浪之水异军突起。刘成同样希望获得赵国栋在这方面的帮助，而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

接下来关于蜂产品的话题持续了一个小时，赵国栋意识到刘成对这个项目十分上心，从建设规划、设厂生产、如何利用沧浪之水的品牌效应，到在主要城市设立专营店，都已经有了雏形，这让赵国栋甚是惊讶。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人，刘成的蜕变也证明了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人才，而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就看他是否善于学习提高，捕捉机会。

赵云海默默地陪着长兄在厂区里散步，时间似乎又回到了一年前的春节，自己也是和长兄这样一起散步，不过兄长没有叫二哥和三哥倒是让赵云海有些困惑。

“云海，你觉得刘成会成功么？”

“大哥，你不是说过么？成功不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搏过！”赵云海用赵国栋自己的话来回应。

“唔，看来刘成也听进去我这句话了。”赵国栋笑笑，“云海，你在学校里学的是经济法专业，对经济金融财经这些也有所涉猎了？”

“嗯，不过我刚上大二，很多东西还需要充实，经济法涉及范围很广，哥你说的那些我也在逐步涉猎，不过我还是没弄明白，大哥你希望我日后干什么呢？”赵云海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是我希望你干什么，我只是希望你的知识面更宽广一些，接触的东西更多一些，也给自己多一些选择。既然你选择了经济法，估计除了法